

中印庵·因明课

陶瑾

中印庵是一所很小的寺庙，座落在中印峰的半山腰。去那儿有两条道，一条是山道，从上天竺，沿着法喜寺的围墙一路向上，走的是台阶，我数了，共有207阶，慢慢走也不累，可以时不时停下脚步，听一听鸟鸣，听一听风声，间或还有法喜寺里传来的钟声，咣、咣、咣，远远而来又远远而去，心亦随着钟声更安宁了。脚下的石板有些已换成是水泥的，有些还是古老的模样，经由太多人的踩踏，被磨光滑了，被踩断裂了。所以脚下是要小心的，上山要小心，下山更是，认真照顾好脚下的每一步，要踏稳了。

台阶被参天的大树所覆盖，大树长得遮天蔽日的，也是经了些岁月，默默地守着斗折蛇行的弯弯山路。春天，树下会有些野花盛开，一丛丛的，不管不顾地释放着自己，像那些青春正好的姑娘。这条上山的道，大部分时间是寂静的，很少有人会路过，毕竟是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的。

另一条道走的人会相对多些，因为能通车，所以我把它叫成是车道。从中法路过小西天，到了安缦法云的停车场左转，很窄的一条小路，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一直向前，到了三岔路口再左转，再向前，就能见到寺庙所特有的明黄色围墙，墙上面写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就是到中印庵了。

从车道而来，风景亦佳，一边是佛学院的竹篱笆，篱笆里面是学院的茶地，篱笆外种了各色的树，因为栽种的时间不久，树都不大。车道的另一边是茂密的竹林。竹林是有年岁的，冬天经了风雪，伏倒的不少，春天更多的新笋会破土拔地而出。中印庵实际上就在这茂竹修林之中坐落着。大门正对着一块很大的照壁，上书“中印古刹”四个字。照壁左右各是一块菜地，各季的蔬菜各不相同，萝卜、白菜、茄子、豆角、南瓜都有。这些蔬菜听着钟磬清扬，沐着阳光雨露长大，比外面菜场里的菜不知好吃多少倍。菜地前还有两口小小的放生池，里面有睡莲与红锦鲤，初夏时节，睡莲盛开，锦鲤漫游，不知道有多美。

中印庵主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上下二层，简单小巧。前门的庭院有二株桂花树，高高大大，四季常青，每年初秋花簇极密，好在香味并不太浓烈。庭院左边是一大钟，铸得很是雄浑大气，右边是一大鼓，鼓面已脱落了一半，晨钟暮鼓，应是当年的景象。

进了大殿，中央供奉着白玉雕成的释迦牟尼佛成道像，经专家鉴定佛像应该是从缅甸运过来的。大殿左右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赏心奇花修竹便是如来清净身，满眼绿水青山无殊华藏庄严土。”说的是如来清净法身与华藏庄严净土就是在这青山绿水修竹环抱之间，灵山只在心头，

莫向外求。

大殿的左侧有一小门，过小门是一开阔的院子。不下雨的日子，因明课都在院子里的大茶桌上进行。桌子很大很大，只是来听课的学生还是会挤得满满当当，来晚的只能拉张小凳子贴着墙坐。

讲课的老师是一位出家人，圆圆脸，身材不高，眼神安详，笑容和煦，态度可亲，不论是学生还是游客，他都会招呼着，随便坐，没关系。老师还会从他住的小房间里搬出别人送他的水果和糕饼给我们随意取食，拿出善男信女供养他的好茶让我们品尝。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吃着、喝着，听着，我开始讲了，上次我们讲到的是……

因明，为了人们好理解，通常被简化成“古印度的逻辑”。它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内明合称“五明”，为古印度的五门学科。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明，指显明、知识、学问。用推理的方式，用辩论的途径，把佛陀的正法给彰显出来。这门科目极其小众，全中国真正在从事因明研究教学的有三十人左右。从事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把因明当成印度古代的逻辑来研究的，而不是把它当成佛法的一部分。

教我因明课的老师是有坚定佛法信仰，深厚佛学修为的出家人，我们都称他为法师，或者师父。法师研究因明二十余年，认为因明就是一条解脱之道，是一种弘法的工具。可以想像，在一门如此冷僻的专业一钻二十多年，这心得多清冷孤寂，才能坐得住啊！

我们从最开始接触到因明，第一部讲的是《因明入正理论》，就认为是在学因明了。只要稍微往因明里边钻一钻，就会发现因明跟天台、华严是一样的。只是那些宗派更适合中国人，就用天台、华严的方法，不用因明的方法了。

最开始人们会把因明当成一种辩论工具，一种说服对方的技巧，更有人会说因明是用来“战斗”的。古代论师们的辩论也是相当的惨烈，辩输的那一方要么是给胜利方当弟子，要么就是“砍头相谢”、“割舌相谢”。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真正钻到了因明里边，会发现因明和它的法门一样，是可以用来成佛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认识都是比量认识，但我们知道这比量的基础是现量，成佛所见的就是现量了。按这个思路捋一捋，从“为自比量”入手，把认识对象——外境给认识清楚了，外境可以是物质的（色），也可以是精神的（受、想、行、识），也就是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事物。当我们把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认清了以后，就会发现都是不存在的。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认识到这一步时，现量就出来了。从比量入手，认清一个，破除一个，认清一个，破除一个。慢慢慢慢现量就出来了。

当把外境一步步认清是空无所有的，就不会对境生起执著，贪、瞋就不会起来，烦恼也会相应地减少，当恶业报完，善业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起步，还没走到头。

当然论典上是有写佛教给别人辩论的场景，但实际上没跟别人辩论，也就是在这些论典上，说胜论派是这么说，数论派是这么说，佛教这么说。其实就是祖师自己在说，我认为的数论派是

这么说，我认为胜论派是这么说，而不是数论派真的这么说，数论派不会这么说的。这是在扫荡佛教中间的错误观念，而不是扫荡外道的。

因明的奥秘在于：因明的三支论式是先有结论，再有支持结论的原因。

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说，就是先辈祖师大德，把他修行证得的结论全部告诉你，也就是说是由“果”再导因，导因的“果”实际上是证到了，证到了以后用一个式子描述出来，用声音把你内心中间的种子给引导出来。论式只是一个助缘，就相当于写文章一样，笔只是一个助缘，要把读者内心中间的记忆印象搅起来，让读者感同身受，那才是好文章。

因明是这些祖师们证到了才讲的，也只有证到才能把你内心中沉睡着的烦恼种子给勾起来。把烦恼勾起来了，翻腾起来了，才能用佛法来对治，不然你不知道你的症结所在。所以因明就是一个修行的工具，可以用来对治内心的烦恼。当内心的烦恼种子不再翻腾，心就慢慢慢慢止息下来，像修禅定那样，让心安定下来了。这就是“用因明止心”。

因明就是用论式把你心中沉睡的种子给勾起来，六道轮回中间的事哪个没见过？你我都见过，现在我证道了，而你的种子还在睡着，就是要把你内心中沉睡的种子给勾起来，因明就起这个作用。只有勾起来才能把它消除，要消灭一个东西，必须先让它翻腾起来。

法师就是这个先勾起烦恼种子，再来消灭烦恼理论的持有者。可以想像，跟着学习的学生，绝对地受折磨，绝对地不轻松。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委屈得要发疯了，每天醒来眼睛还没睁开就在心里默念三皈依，“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障，和南圣众。”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直要念到睡着。我一直告诉自己，法师看不上我，不要我，没关系，佛菩萨不会看不上我，不会不要我的；三宝不会看不上我，不会不要我的。这样念三皈依持续了好几个月，结果就是：我对三宝的功德，对佛菩萨的功德深信不移了，真的是一点点的怀疑都没有了。

除了因明课是一周二次，更多的是佛法课。教材是大众阅藏的短篇佛经，这二年多下来，已经讲到了第四册。这么多的经典一篇一篇按顺序往下讲，强调最多的是“如是我闻”。几乎每一篇佛经都用“如是我闻，一时……”开头。对这“如是我闻”的强调，法师简直就像碎碎念的唐僧，重复再重复，无有疲厌。“我就是这样听来的，我也要这样传下去，不能改，不能改。”

短篇佛经汇编里有原始佛教的经典，也有大乘佛教的经典；有非常浅显的，也有如《金刚经》这般深奥的般若类，周日给唯识班讲课还有更深的《解深密经》。其中有一段时间我都读到人人格分裂了，自己阅藏读的是《阿含经》，周日讲的是《解深密经》，因明课《方便心论》我在录文稿，佛法课讲的是《观无量寿经》。四类完全不同的经典，就仿佛把不同时期的佛教观点同时摆到了我的面前，前面一课还没消化，后面一课又出来了，抓狂啊～受煎熬啊～头发白的是一片又一片。五十岁的我哪是“鬓微霜，又何妨”，明明已经“尘满面，鬓如霜”啦。

不可否认的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也不是白待的。这两年来我的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法

师最是善用浅显、通俗的比喻，把最深奥，最难理解的空观给讲清楚。一部《金刚经》讲了五次，还没讲完，我就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感觉了。到如今，因明课开始跟法师抬杠了，倔得哟~一定要跟法师争论：——凡夫也是有现量的。现量是对事物自相的认识，法师对于自相的定义定错了，不该用唯识对自相定义，而应按因明自己的定义来。现量就是无分别、不错乱、新生无欺，这三个定义分别是陈那论师、法称论师、萨班大师定的，他们那么大的论师，都没在经论里说凡夫无现量。

法师对于我的问题解释过一次：“现量在凡夫中间分成了四类，根现量、意现量、自证现量、瑜伽现量。现量没有分别，根境对应怎么会没分别，眼识就是意识的一部分，耳识也是意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根境相对本来就是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怎么会不分别呢？它一定在分别，不分别不会认识的。”再后面就对我置之不理了。也许觉得现在跟你说也是白说，时间不到，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每天沐着午间的艳阳，慢慢地登着207级台阶，翻过小山来上课；又在晚课的梵呗清唱中下得课来，夕阳西下的竹林小道，同学三五成群，讨论着今天的课堂问题，各自回家。法师说我们最起码要学五年的，我也以为这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这样静静地渡过。只是，谁也预料不到因缘的幻灭，法师要离开杭佛院了，离开中印庵，毫无征兆地离开，无可奈何地离开。

五个学期以来，第一次面对法师深深地弯下腰，将身体匍匐下来，用额头去紧贴地面，双手向上承接，如同二千五百多年前弟子礼敬佛陀一般，一而再，再而三。用最最虔诚恭敬的心来顶礼自己的佛学导师，用这最最古老的形式向导师致敬感恩。当任何的语言都已无法表达时，就只能依靠肢体上的折服膜拜来体现一点小心意。也唯有如此，往后的日子里，我心方能无憾。

又是一番谆谆教诲，关于因明，关于佛法，关于阅藏，关于修行。法师再三叮嘱，修行时出现了问题要来问，不要钻牛角尖；阅藏先把藏经通读一遍，是为了把以后不需要读的挑出来，第二遍就可以精读了，朝一个跟自己相应的方向努力。林林总总，千千万万。不知不觉中，日又西斜，我自己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亲聆教诲了……

回到家中，久久注视着墙上法师所赠的“用因明以止心”这六个字，窗外飘来了王菲《红豆》的旋律，“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学佛八年的我怎会不知无常呢？只是中印庵从此再无因明课，悲伤瞬间将我完全淹没。

(2018年9月6日)